

田

亭

草

讀前後漢紀

漢獻帝好文章留意學問以班固漢書爲第一監荀悅刪取其要爲前漢紀閱三載乃奏上晉東陽太守袁宏讀謝承司馬彪華嶠謝忱等所撰漢書病其煩蕪雜亂爰多方采輯重加刪正撰後漢紀凡八載而始告成夫紀傳之體始於子長踵於孟堅參差斷續前後錯出於高紀則云語在項傳於項傳則云事具高紀諸如此類繁而不約故論者盛稱丘明而深抑子長此亦一說也兩體優劣故未易言今披荀袁二書細閱之荀仲豫漢紀其編年提綱處全依孟

聖舊書而所紀政事人物則隨年月繫之孟堅本良  
史才兼續子長之緒其考據精詳體裁嚴密仲豫因  
藉譔述故其書易就亦易為工然創意布格專在識  
其大者則於縷分纖悉勢難兼收如轅固之譏公孫  
弘朱邑之遺愛在郡邑皆儒術吏治中所稱卓犖者  
而皆不錄於史冊即所闕遺亦未為多乃至朝廷大  
政固未嘗漏也余讀范蔚宗梁鴻傳睹五噫之歌所  
謂覽觀帝京宮室崔嵬民之勛勞遼遼未央等語不  
測所自及覽袁彥伯漢紀則云是時承平久宮室臺  
榭漸為壯麗乃知鴻作歌之意實不滿時政明示刺

譏矣蔚宗於馮本傳既不明言至肅宗本紀又未嘗  
具載其事建初六年以南陽太守桓虞為司徒虞守  
南陽自建武以降太守名稱無逮虞者及為三公無  
它異政稍與黃霸相似袁紀稱之稍詳而蔚宗循吏  
傳亦不見錄凡此皆政事舉措之大端而闕漏如此  
何論其他乃過自誇詡欲求勝於班氏其實迺不如  
彥伯也大都彥伯之才優於仲豫仲豫所纂承者馬  
班舊史而彥伯在蔚宗之先謝承諸人率碌碌猥庸  
無足采掇獨創之與沿襲其難易較然而二氏史才  
亦判矣然馬班論贊據事剖折其是非之辨理亂之

原昭然可睹乃荀袁二氏所論著皆迂庸蔓衍無當  
事情譬諸石畔緣籐几上堆沙而自謂典籍之淵林  
名教之原本也不已太自譽乎仲豫仕當漢獻之時  
曹瞞專柄跋扈無上論公孫弘封侯則曰封必以功  
不聞以位撰哀帝讚則曰察成敗之基收后族之權  
說者謂魏公之封伏完之誅悅實借此迎之倘其然  
乎則信乎作史之不易也

讀三國志說

陳壽之志三國承馬班之後難乎其爲史也在晉書之前則易乎其爲史也蓋史之繁蕪惟晉書爲甚談諧之語幽恠之錄無所不備今試閱國志互評之譬則厭批糠而得脫粟厭餽釘而得齋供差令人快心或訾其乞米於丁氏子不得竟不爲立傳夫儀廡雖有文采原在建安七子之下其陰附陳思王以覲後稱所謂佞人能亂國家者何足傳哉丁氏子談憾詆証未宜過信獨范頴稱其辭多勸誠有益風化則有大不然者習鑿齒著漢晉春秋起漢光武終晉愍帝

謂三國鼎峙蜀以宗室爲正魏雖受漢禪晉猶爲篡  
逆至司馬氏平蜀乃爲漢亡而晉興焉袁宏謨後漢  
紀亦云漢獻時人心未忘漢則魏未可以取今以不  
可取之實冒禪讓之名因輔弼之功代當德之號欲  
以比德舜禹豈不誣哉蓋二子之持論如此壽蜀人  
也而乃貌豐沛之裔茂正統之義尊魏抑蜀若廷與  
楹卽謂司馬氏得天下與曹氏一體不得不以正統  
歸之彼習袁二子獨非立司馬氏之朝者乎壽之舛  
甚矣凡偏方小國有仗節死義之臣必標名史冊垂  
示來茲矧堂堂帝室之胄乎當先主統序之敗有傳

彤程畿後主與櫛之前有傳彤之子僉其殉國之義  
昭昭然若揭日月晉武帝褒美傅氏父子云天下之  
善一也豈以彼此有異壽之紀蜀譙周諸人尚在宜  
博加諮詢爲之立傳不然則於紀載之條揭其死事  
之實亦足章顯忠義立勸善之標顧第錄楊戲之贊  
聯綴編末若云此楊戲筆於已無與耳此其舛又甚  
矣說者謂壽紀詳於魏而畧於蜀其實壽志之詳畧  
不第以魏蜀爲軒輊也其所詳者在要勢貴人所略  
者在忠臣義士當司馬氏專國之時王凌毋丘儉舉  
義名之曰叛逆爲司馬氏屈也故王凌賈廟之呼毋



丘儉罪狀。司馬昭之表。皆削而弗存。乃吉本耿紀章  
冕之討操。亦書曰。反惡其似也。是非之心。淪喪已盡  
矣。凌之子廣。勸其父勿爲禍先。事敗。就戮。恬然受之。  
與儉之子旬。携家逃竄。而竟不免者。判若霄壤。故袁  
宏贊之曰。烈烈王生。知死不撓。求仁不遠。期在忠孝。  
壽槃略其事。姑爲之說。曰。有志尚學行而已。不紀其  
處死之情狀。奚若也。范頽所謂有益風化者。果安在  
哉。蓋頽之請錄壽志。取其能曲筆也。裴松之之奉詔  
增注。存天下後世公論也。倘令壽之志。獨行於世。三  
國遂爲闕史矣。大都壽之爲人品格既卑。史才亦短。

其務從簡質。足自蓋覆。即如魏之張郃。稱一時驍將。陽平之戰。與夏侯淵共事。淵陣亡。而郃固在也。壽於魏志則曰。淵為劉備所殺。於蜀志則曰。黃忠大破淵軍。殺淵。郃及曹公所署益州刺史趙顛等。至祁山之救兵。則又曰。郃追亮至青封。被箭死。壽之錯謬昏懵。至此甚可恠也。



讀晉書說

唐貞觀中修晉書所簡用令狐德棻等二十人而房  
玄齡總監之德棻博貫文史且老成先進諸義例多  
所裁定一時共事諸臣惟來濟之文翰李延壽敬播  
之史才爲時所稱其餘如李淳風以方技著許敬宗  
李義甫以奸佞著陸元仕劉子翼陽仁卿李安期劉  
弘之等碌碌無聞於世皆預覬書成恩例黃綠濫竿  
昔人謂史局爲養拙藏愚之窟穴尸祿素餐之淵藪  
斯弊實始於唐其篇端冠之曰太宗文皇帝撰此史  
臣追爲之紀蓋慮衆口之雌黃靡定假此以鎮壓羣

蠶良可晒也。凡史書必有所因藉。如輯衆皮爲重裘。斲羣木爲大廈。必掄其材質適用者。然後采之。晉時修國史者。或奉詔或私撰。或上諸朝。或藏于家。于寶習鑿齒書止于晉愍帝。孫盛陽秋止于晉安帝。虞預鄧粲書止于元明。其書皆行世。惟徐廣何法盛臧榮緒沈約所著述爲全書。若王隱之鄙拙汗漫。殊不足道。唐世史官所因藉止此矣。論者譏其遠棄馬班近宗徐廣。譬則被紈綺於高士。施粉黛於壯夫。猶有不盡言者。夫史以紀載往事。剖治忽之原。寄章瘳之柄耳。至如世說語林幽明錄搜神記諧謔詆及於父祖。

鋪張窮態於魑魅爲哲人所不道資愚夫之笑談而皆采掇靡遺其爲簡編之累豈小哉乃至義例取裁人物臧否紀載詳畧尤多不滿人意司馬氏篡魏自炎始魏志稱懿曰宣王師曰景王昭曰文王已令人厭觀唐人修晉史第斷自司馬炎受禪之年如兩漢帝紀之例於懿師昭稍摯括事狀足矣而特標帝紀繫以年月不已贅乎君臣大義華夷大防凜然如天冠地屨不可混紊循吏傳中之喬智明仕於劉曜儒林傳中之范隆仕於劉淵續咸仕於石勒韋諛歷事羗胡三姓忠義傳中之王育爲劉淵太傅韋忠爲劉

聰鎮西將軍劉敏元爲劉曜中書侍郎舉前日之委  
身効用蹈節輕生者一旦而棄之義既絕於晉朝安  
得復列於晉傳且忠義之名又何得輕畀也古所稱  
貞婦淑媛皆操行潔素出言爲章李玄盛之妻先適  
扶風馬元正方歌黃鵠之寡竟應關雎之述大節既  
渝百美莫贖謝道韞適王凝之意甚不樂曰不意天  
壤之間乃有王郎其施青綾步障對客爲小郎申前  
議禮云婦言不出壺殆未之聞王渾妻鍾氏生子濟  
渾偶譽其子而鍾氏笑曰使我得配參軍生子故不  
翅如此雖神情散朗博覽記籍其奚稱焉而槩標前

列女傳胡不引班姬女訓證之也夫乾坤之所以不  
毀人類之所以不滅者恃倫常名教爲之維持耶而  
決裂頹壞若此其甚將安用史爲矣按德芬當武德  
時謂經籍亡散祕書湮缺請購求補錄不數年圖典  
畧備夫非不備之爲患而擇焉弗精裁焉弗確則史  
之弊恒在斯耳恨不得一良史才爲刪正而更定之  
也

讀宋齊書說

讀宋書者有徐爰孫嚴王智深梁南齊書者有王邵  
劉陟今其書皆不傳所傳者沈約蕭子顯書耳約初  
修宋書時擬立袁粲傳請於齊世祖世祖曰袁粲自  
是宋室忠臣又約書多載孝明鄙褻事世祖語約曰  
我經事孝明帝卿宜思諱惡之義而蕭子顯撰齊書  
實自請於梁武帝而為之者也夫作史者而使人主  
預聞其事安所得直筆矣諸葛長民之見殺云將作  
亂王珍國張稷之通謀諱而不書視為固然無足恠  
者姚察稱約曰高才博洽名亞遷董宋史臣鄭穆曾



留等之評子顯則曰喜自馳騁多更改破析刻雕藻  
續之詞而其文益下。蓋文章之病自六朝始而徐庾  
之體尤盛行於時。故作史者皆旁搜曲采不忍割置  
不弟子顯為然。約雖博洽。弊迺更甚。大都炫博則不  
約。勢所必至也。今觀約之書如天文五行志。邈自伏  
羲迄于順帝。其為宋事者十之三。為往事者十之七。  
彼蓋藉口於孟堅而不知效顰西施。祇供嗤笑。又如  
永初之郊祀志。受禪也。胡為記。劉孫告天之文。冠裳  
之制。志禮也。胡為記。袁紹之縑巾。曹操之白帟。祭祀  
之歌。章志樂也。胡為記。韓娥之悲哭。薛譚之學謳。以

三秋胡行獨祿篇陌上素白紵舞。凡曹氏父子君臣  
所賦咏者。明堂清廟。不以登歌而掇輯連編於義何  
取。夫徵往垂後。實賴乎史。若一切駢儷之辭。事無關  
於軍國義。不繫於勸懲。已不足紀載。乃謝晦作逆。符  
下荊州。豈比顏竣討劭之檄。顧覲之論。定命矯世屬  
筆於其弟子。愿大不如李康運命之論。顏延之庭誥。  
蔓衍不節。江敷代辭婚之奏。近於諧戲。謝靈運山居  
西征賦。謝莊舞馬賦。周朗報羊希書。諸如此類。不可  
勝窮。蓋自班史而上。文華未啓。故鄒陽司馬相如諸  
作。悉行采錄。代而降則文日盛矣。遞相摸倣。益無足

觀劉子玄云學者神識有限而述者記註無涯閱之  
心目視聽告勞書之簡編繕寫弗給至以李斯設穿  
董卓成帷爲快也約之病蓋坐此矣裴子野嘗刪爲  
宋略二十卷約見而嘆曰吾所不逮也世獨行約書  
何也子顯誤齊書每至三教低昂之間嗔嗔注意其  
著論於隱逸傳後則自謂服膺釋氏深信冥緣蓋當  
同泰捨身講堂說法明爲之從史者故不爲時論所  
歸鄭穆等亦無所推許然其書比之休文頗爲簡賈  
間有書疏繁蕪不能刪繁就約則以時俗習染亦猶  
不多若謂多辭如漢續之詞又似不爾也獨其錄李

珪之於良吏傳卞彬於文學傳紀僧真於幸臣則于公評甚爲未愜珪之歷官中郎諮議右軍將軍都水使者厥後復爲游擊將軍並無蒞民令績彬嗜酒跌蕩乃一滑稽之雄俚詞諧語只可傳之間巷何良吏文學之足稱僧真爲齊高帝腹心籌畫擁護之功多所自效於寵利絕無淄染而與茹法亮等同傳劉子玄所爲不平也然則子顯任意褒貶亦未爲實錄徒令讀史者思吳均已燔之書良有以也

讀魏書說

魏史初撰於崔浩高允繼撰於李彪崔光魏收故鄙  
邪無行仕比齊位望不遂自請修史而崔暹薦之於  
高澄云公家父子霸王功業皆須具載非收不可收  
博訪百家譜狀所與共事房延祐辛允植刁柔諸人  
皆凡劣非史才收因得擅自握管恣情褒貶書成表  
上之悉焚崔李舊書諸家子孫訴訟者紛紜闕下收  
辨論不能抗羣臣亦攻其失文宣親自詰問范陽盧  
斐等陳牒自訴云其父盧同功業顯著不爲立傳博  
陵崔綽名行不章是收外親迺爲傳首收雖強自辨

折文宣竟不直之也。今魏書所載無崔綽傳。而有盧同傳。列於張烈之前。是皇建中已奉詔改正矣。夫使同之傳不宜立也。則宜宣言上下爭以去就。不宜依違于可否之間而已。今收之疵同。謂其黨元。又殺中山王熙耳。靈太后宣淫亂政。清河王懌玷穢宮闈。朝野所共怨憤。元又幽靈后於北宮。又於禁中殺懌。此舉亦足快人心。第事其子而幽其母。勢同騎虎。奕且翻局。而又自得志之後。簸弄威權。遂爾自罹禍釁。乃其初何嘗不稱義舉。况熙亦懌所昵也。而以殺熙爲同疵。又謂其窮治黨與以快人意。事屬文致情實。偏

黨則升天入地之權握之固在也。維時訾叔史者謂其諂齊抑魏實迺不然。收史云魏祖詰汾爲天女所降而生力微。夫自力微而下十五世乃有拓拔珪彼力微一夷酋耳何至降天女而誕耶且叙其歷世諸酋嘔盡而生榆散葦而成橋所以神其事者非一收之尊魏如此。顧誕妄不經雖欲尊之而適足貽笑於後耳。李百藥北齊書撰爾朱文畧傳云文畧厚遺收收爲傳其父榮擬之彭韋伊霍則收之曲筆實多不可謂訴辨者之厚誣矣。乃盧斐等鞭配甲坊李庶因而就斃蓋是時僕射楊愔勢傾朝野爲收親姻收又

爲其家作美傳以故德收而厚范之然收之自媚於親姻權家不止情一人而巳凡顯貴人之傳必細列其子孫又或旁及其羣從德業既無可紀官爵亦非崇隆披而閱之即其家譜牒也情嘗謂收曰君史誠不刊之書但恨論及諸家枝葉親姻過爲繁碎與舊史體例不同耳收猶以觀過知仁爲解夫有所阿必有所忽任德者猶有異議則含憤者寧可遽平宜乎陳訢紛紛而發塚棄骨之殃酷貽於身後也隋文帝以收書不實屬筆於魏澹等澹表上義例云魏氏平文以前部落之君長耳太祖遠追二十八帝並



崇有乖周代典章須得南董直筆裁而正之太祖  
武並遭非命前史之紀不異天年宜分別直書使亂  
臣賊子無所遁避自晉德不競宇宙分崩或帝或王  
各自署置其生畧同敵國書死便同庶人所宜更改  
澹之言其詞正而義核不惟可以矯叔之失即紫陽  
朱子作史編綱目之意澹已先得所同然矣隋文帝  
是其言猶謂其書未盡善更勅楊素褚亮等修之未  
幾而素卒事遂止唐高祖復詔侍中陳叔達等修之  
歷年不就按唐藝文志書目有魏澹魏書百七卷魏  
徵稱其簡正詳密足傳於後今已湮沒不傳而李延

壽稱叔云學傳今古才壇縱橫足以遊尼父之門追  
班馬之轍夫尼父之門何容易窺也

讀梁陳書說

梁陳書皆姚思廉譔也。而魏徵與焉。思廉之父察仕於梁陳之世，皆爲史官。故隋文帝委以梁陳二書，每一篇成，輒奏之，未竟而歿。思廉繼父業，初上梁書，其陳書則更九年始就。夫陳之享國僅三十三年，思廉仕於陳爲衡陽府法曹參軍，其耳目聽睹，不爲不習，而繕延若是，意其故國之事，難以直書，而陳氏子孫舊臣，有比肩事主者，故爾依違歲凡，不肯遽脫稿乎。今觀其書詞，類多曲筆，如安成王頊廢其兄之子，而自立，則曰慈訓太后，令廢帝爲臨海王，以高宗入纂。

且謬稱世祖顧命。謂欲遵泰伯之事也。將誰欺欺天。  
乎。魏徵之論曰。高宗有周公之親。無伊尹之志。明辟  
不復桐宮。遂往。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萬世之公論定  
矣。江總佞倖邪臣。傾覆國家。而稱之曰。清標簡貴。雅  
允朝望。即游宴賦詩。不能盡掩。猶錄總之自叙。繫之  
曰。人以爲實錄也。總與察以文史相歡。察致位典銓。  
雖不在狎客之列。亦不聞諫諍之語。後主入井之時。  
總與察偕在焉。蓋同心同德之人。思廉所爲護總也。  
凡所貴於史者。不虛美。不隱惡。故人主不得觀史。而  
權臣不得以意爲改易。季世則私心日熾。機械日增。

是梁武帝觀吳均齊春秋稱已爲齊明佐命遂詢而  
焚之夫佐命尚不肯當矧於篡逆也顧有可生可殺  
而筆不可奪者易世之後若猶曲筆則奚以史爲矣  
梁書屬稿於察思廉續成之結撰體制嚴整可觀然  
所品評人物未爲確論何胤仕齊爲建安太守歷左  
民尚書領驍騎中書令領臨海巴陵王師位崇顯矣  
直以不應梁主之辟而列諸處士傳顧憲之歷仕宋  
齊梁繫纓紱者將三十載晚乃辭別駕從事史之徵  
陶季直起家上蔡令仕至給事黃門侍郎其出爲北  
海太守也詣謝權貴特被眷留天監初乃卧家不出

而特創止足傳以標之。夫使其人果足稱也。數其事而傳之可耳。柰何被以不得當之名。徒費評騭者之口。彼其時魏徵已受知遇。典機衡。不得分心著作。遂令思廉專握管。以至是乎。

讀北齊後周書說

李百藥仕唐貞觀中嘗奉詔次齊史今所傳北齊書則在隋爲太子通事舍人時所撰也令狐德棻與陳叔達庾儉共撰周史而今後周書止冠以德棻名它人不與焉凡作史者必有所承藉又必其時創業守成之君留意考文之事博收載籍延攬英賢期勅成一代盛典然後有直諒洽聞之士操觚翰應之用存往蹟以示將來高氏故夷種用干戈立國其父子兄弟蒸淫酷虐骨肉相戕蕩然無中華禮義之風即祖珽陽休之等間有著述不過紀其征討之事勲貴之

闕而已百藥承其父德林餘業少稱才穎第通悅喜  
劇飲當在隋時年尚少也故所撰書事欠條貫詞多  
俚鄙如謠語夢語讖語鬼語皆鋪張剖析若著龜之  
必驗意蓋自附於左氏而誕妄猥瑣乃什倍之即如  
諧謔之談盛自東晉惟片言捷給以資抵掌乃徐之  
才傳所載累累凡數百言真以青史爲戲劇矣其大  
者則常山王之篡奪曲爲掩飾斛律光死非其罪名  
之曰誅陸法和詭挾幻術恣淫越姥當擬諸鳩摩什  
之輩而傳在王琳之先祖珽彈琵琶於御前媚太姥  
爲女媧當與和士開等並列佞倖而傳次趙彥深崔



季舒之後遂使邪佞宵人竄迹逃匿想其書爲唐諸  
臣所不與百藥亦不復更撰而以舊時所撰者行於  
世耳後周自明帝嗣位好古右文集公卿以下有文  
學者捃採羣書叙歷代世譜一時典章文物煥然改  
觀即隋祕書監牛弘直諒博雅嘗仕周專掌文翰修  
起居注所追撰周紀時人稱其綱紀有條德棻承之  
加以刪潤叙事詳核無煩擬古如令狐整趙軌著續  
州郡足傳爲循良王褒庾信擅稱才藻足傳諸文苑  
韋夏清真高尚足傳爲隱逸皆不特標名例強爲奏  
泊殆確然有定見者惟是皇后傳之冊文諸文士之

書牘賦咏詳爲記載未免繁蕪王勇宇文虬等十三  
將連編共貫獨侯植樹績州牧一心王室忠亮之節  
倬然足紀其餘皆勇敢粗猛立戰功裂膏壤它無善  
狀不過以閱閔隆盛爲之侈張耳劉勰有言勲勞之  
家雖庸夫而盡飾殆謂是乎蓋二十五載偏方之國  
幅幘非廣享祚亦促善政無幾才賢難得欲求多於  
簡帙則立傳不得不恕且王褒庾信方有時名德芬  
所作論斷亦侈爲縟詞以擬之不自厭其多矣殆時  
趨局之也

讀南北史說

李延壽撰南北史自宋本初元年訖陳貞明三年爲南史自魏登國元年訖隋義寧二年爲北史隋篡周并陳既已一統宇內而列之爲北史不知何意宋祁稱其書頗有條理刪落冗詞過本書遠甚蓋自南北分疆各自稱帝南指北爲索虜北指南爲島夷詳畧迥異毀譽失真李延壽獨創體裁務從簡約於詔冊表奏書牘詞賦之繁碎冗長者槩從刪削卷帙既省披閱易周顧其所創義例亦有於理未愜者史書列傳專以紀載人物而一代之政事寄焉漢周氏韋氏

父子實氏祖孫馮氏耿氏兄弟立傳相次班范之體則然若革命更朝則非所例論第書曰某代某人之子或孫可矣賀若弼韓擒虎楊素蘇威爲隋朝將相乃次之家傳不特繫隋直以其父故聯傳於周夫其戡定之畧貞邪之品實關隋家理亂史氏豈爲家傳設也乃其它類此甚衆有革命者再而父子祖孫連編者此義例之舛一也史以垂後華衮斧鉞定於一言誠節傳中之皇甫誕酷吏傳中之盧斐宋游道畢義雲皆與其父祖同傳而羊祉與其子孫同傳又若班氏之恕杜張誠節酷吏之標悉舉而掩之此義例

之舛二也北史有列女傳矣南史孝義傳爲龔穎公  
孫僧遠等而以蕭矯妻羊氏等凡十人間於其中夫  
此十人者誠孝義也獨不可標之列女乎此義例之  
舛三也延壽所撰大都沿龔前人不求爲異或一字  
無所更易間有獨出意見與本書異者如傳陸法和  
於藝術傳吉翰於循吏是也荊州之捷法和雖與王  
琳同功然淫幻之夫貪天功爲己力抑之固當吉翰  
橫殺典籤豈比傷一民之命者而列諸循吏傳亦謬  
甚矣此其抑揚之間互有得失乃至言將興之符瑞  
將亡之妖孽荻洲之蛇擊井之龍嵩山墜石之壘殿

庭畫字之鳥語神語恠曲爲傳會諸如此類有甚於  
本書者孝經鉤命訣孔子河洛讖杏壇之教安得有  
此不經而又詳爲之解詖邪特甚讀盧玄裴駿薛辯  
等傳全似各姓家譜即魏澹所著義例延壽既采掇  
其語列諸傳中乃不能遵用而偏襲魏收何其苟於  
徇人果於任已也然以二百餘年興亡理亂之蹟括  
之而綱舉目張覽之如鏡照龜卜使讀史者目力之  
用寡開卷之益多則此書亦足傳於世矣

讀隋書說

唐武德初令狐德芬言於高祖謂近代無正史周隋  
事多脫落二祖功業多在周今耳目尚可及宜各早  
爲論次使先烈世庸有傳於後高祖然之而隋史屬  
祕書監魏徵等歷數載不就而罷貞觀三年徵復奉  
詔纂修至貞觀十年始成則徵已位特進矣昔人謂  
其尚有存者文獻足徵討論日久其爲書遠宗班固  
近摹沈約間有駑繁艷而少簡質溺舊例而乖正軌  
者愚嘗闢沈約之非未竟其說也今請以尼父刪述

之義訂之春秋魯史紀魯事也天文災異必紀如星  
變日食之類是也災異在他國者因赴告則書宋衛  
陳鄭火宋大水之類是也然皆一時事耳如天文五  
行志隋事也是時南此諸史方分曹而修何乃并紀  
之於隋肴俎錯陳倘可劑乎尼父刪詩取其用於清  
廟明堂者以備盛典班固所錄漢樂歌竊取其義若  
鏡歌十八首有曲名雖具而訓詁莫解者曰翁離曰  
上邪是也有其名可解而章句不可讀者朱鷺思悲  
翁芳樹三章是也班固樂志置而弗存魏改翁離曰  
舊邦吳則曰秋風魏改上邪曰太和吳則曰玄化自



立名號強附古昔徒以頌述功德炫聽驚愚遞相沿襲愈離愈遠而隋書追錄齊歌學步傳訛良無謂也春秋書桓公薨于齊又書子般卒爲宗國諱耳若晉趙盾齊無知楚商臣則直書曰弑矣隋煬弑父倖爾逋誅宜暴明其罪惡以示天下後世乃於宣華陳夫人及張衡傳互見之而隋文書崩張衡即梁之王偉而與宇文弼等同傳何以懼亂賊也詩美共姜春秋褒紀叔姬章婦節也蘭陵公主拒隋煬之命從柳述徒嶺表豈不可稱顧先已適王奉孝矣而登列女傳何以勵女貞也且凡一代之興必有勲舊貴戚諸授

官贈官之冊命讓官之表奏詔諭之褒答寵數雖渥  
罄竹難書顧如源雄獨孤羅達奚長儒豆盧勣等叙  
述特詳侈厥恩遇而尹式祖君彥孔德紹劉斌諸人  
文詞寥寥昏無足紀又爲李密竇建德效筆札者而  
附諸王貞虞綽之列此皆過爲褒飾猶可言也裴矩  
逢君之惡坐視滅亡反面事仇恬無惻愴罪浮于施  
文慶沈客卿乃稱其夙夜恪勤未虧廉謹之節貞譽  
黑爲白矣蓋自其牽率歸朝分曹史局藹然共事之  
雅遂爾徇情假借夫以魏文貞之名德位望而猶若  
此矧其下焉者也其尤可恠者誠節儉首以劉弘次

以皇甫誕而首序則曰皇甫誕等時當擾攘確乎不  
拔又置弘於言外也弘仕齊爲襄城沛郡穀陽三郡  
太守楚州刺史又仕周爲本郡太守矣其在隋亦官  
泉州刺史以城守死賊始終異操而一時褒卹特厚  
所謂在人則欲其悅我在我則欲其罵人者也史臣  
之錄而稱之也無亦以朝獎所加不得遺與吾不得  
而知之矣

讀新唐書

新唐書自開局至竣事幾二十年修書官初無定員皆兼蒞他務或出領外官虛延時日者將十五載而書未有緒朝廷屢加督促遣使就官所取之乃以書來上進書者劉義叟呂夏卿等凡七人而宰臣曾公亮提舉之篇端標名者歐陽修宋祁也計其專功纂輯並五年所耳書進於嘉祐五年六月至紹聖元年九月左朝請郎吳縝著新唐書糾謬上諸朝所糾正凡二十門爲二十卷其錯謬亦已甚矣唐有天下二百九十年自武德迄于神龍溫大雅許敬宗敬播于

志寧令孤德榮徐堅劉知幾吳兢等先後纂述各有定本。顧天寶以後治日少亂日多京師失守乘輿播遷鍾虞重器尚不能保何暇及祕府之載籍書庫之勝囊加以五代之際寶曆傳舍世事奕棋其主臣日尋於干戈更無遑垂意於文史而唐朝一代故實幾於泯沒靡存矣。夫歷年既久聞見無稽而散亂之殘編採摭捃拾亦復不易宜其錯悞叢雜如汰沙礫戢亂繩也。顧吳縝所糾以其記事失實往跡參差年月乖刺而紀載義例褒貶品評有當訂正者尚未之及。迨夫中宗廢而睿宗立至天授改元乃降稱皇嗣而

自光宅元年，即冠爲則天皇后。本紀何太遽也。徐敬業舉兵書曰：討亂矣。衛將軍蘇孝祥爲武氏將兵敗死，則與死節者同書。何是非靡定也。宰相賢否，關國家理亂誠重矣。夫旣詳於列傳，則年表可省。世系表尤爲贅也。方鎮沿革，宜詳於百官志。安用表爲。若云史遷有將相表識者，且謂史遷贅也。諸帝公主如合浦、太平、安樂之醜惡，不世出也。漢陽、岐陽、廣德之賢亦不恒有也。附見於武韋二后及其夫傳，足垂勸戒矣。乃其餘悉列之爲傳，備書釐降薨卒之年，是徒費翰墨也。李密先群豪逐鹿，與秦王相頡頏，豈不亦岸

然稱雄。既歸唐拜光祿卿封邢國公矣。怨望背叛。斃於盛彥師之手。今與單雄信同傳。以擬勝廣。非其倫也。列諸叛臣如李懷光輩可也。蔣玄暉朱友恭氏叔琮等奉朱溫意指弑昭宗於椒殿。名之曰姦臣。未盡其辜。列諸逆臣。誅朱溫之首惡焉可也。陽城以不娶率二弟棄倫絕祀。即論行取節。登名史冊。而不必標諸卓行。長詭激之風。陸羽挈茶具詣宣慰使。辱身莫大焉。即隱居茗溪。終辭一命。而不必傳諸隱逸。貽羞高尚之士。凡此皆所當訂正者。而吳縝未之及也。貞觀中鄭惟忠云。自古文士多。史才少。夫歐陽永叔

之文學史遷有酷似處乃其修史則不愜人意若斯  
信乎史才之難矣豈其承已就之緒逼於欲速徃於  
因循乎宋子京才不逮永叔又無論已



讀五代史說

五代史體裁稍依南北史之例。文字整潔。其創立雜傳。殊覺機軸圓轉。而分義嚴明。計五代諸臣。專事一朝者。自義兒宦官伶人而外。不逮百人。而雜傳所紀。倍之又過其半。世變至此。良可哀已。夫事君有死。無二天之制也。余閱南北史。睹其時委質之士。視君父如逆旅主人。乃亦有垂勳竹帛。爲世艷羨者。李延壽之傳。漫無所分別。心竊病之。自雜傳立。而君臣之大義炯然。彼貪位忘君者。無所逃於清議。歐陽公良史筆實。有關於世道矣。至其司天職。方考十國世家。皆

考據詳核簡質無剩語蓋世代近則見聞易洽當局專則筆削自由即吳縝有五代史纂誤於其大體不能有所刺譏也據縝云石晉天福間有趙瑩者嘗纂修實錄卷帙粗具而歐陽公所撰瑩傳不曾叙及瑩仕晉高祖時起家節度掌書記遂同平章事厥後隨出帝北徙爲契丹太子太保死中瑩素不以文學名想其所紀述無足采者故歐陽公亦置弗錄也然晁氏謂晉出帝之論爲濮議而發周韓通之不立傳陳氏謂之闕典原非吹毛洗癩以爲譏彈者則至今亦有遺議矣

讀宋史說

元至正已酉宋史成與遼金共稱三史丞相阿魯圖  
領三史事脫脫爲都總裁諸纂修者半  
人也  
人  
自相標詡蓋不肯以正統屬宋元楊維禎作正統論  
華  
界限較然我朝命儒臣續通鑑綱目已足闢  
元之謬矣然編年體也莆田柯計部維騏謝職岩  
居編摩校訂者二十餘載而宋史新編行于世其改  
正義例稽核譌舛所自爲條目具矣粵東王宮詹佐  
稱其簡而詳贍而精嚴而不刻直而有體東西漢書  
不得專美於前細閱之良是然其義竊取於紫陽立

論其正操律甚嚴者猶未能爲之昭揭褚承亮耻言  
君過長揖主司懷憤不仕金國此宋義士也而傳爲  
金之逸民於義奚取則揭而還之於宋是紫陽書晉  
徵士之意也留夢炎身居鼎鼐國破君亡不能死而  
事元以終身視杜充不殊倘幸逃青史之斧鉞何以  
示懲則揭爲宋之叛臣是紫陽書莽大夫之意也諸  
如此類闡潛德之幽光誅亂賊於旣死天冠地屨內  
夏外夷凜然無得踰越斯名教賴以不墜耳迺論者  
謂朱壽昌徐積之篤孝天親不必標於卓行種放之  
奔走榮途不足齒於隱逸呂祖謙學宗關洛任重道

遠張子淵潛心理窟與朱子上下議論不宜令與聶崇義邢昺等夷爲儕偶此亦其一時意見之少偏不得云是非謬於聖人也韓通之死在宋祖即位之前五代史業已遺之李筠李重進系之周臣則未死傳之宋史則非宋臣故特列周三臣傳於宋史之末創意表忠委婉周至大抵柯氏之書其意見確然文詞簡潔馴朗不必模倣遷固而自成一家言歐陽公新唐書未必能勝之然而世罕有稱之者昔桓譚謂王邑曰凡人賤近而貴遠彼見揚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今世視柯計部得微類是乎吾固謂

其書必傳也。

讀遼金史說

余讀遼金史睹人姓名有四五字者有六字者心與目俱厭之掩卷而休及睹其國語解聊資一噓則又讀竟之腥羶沙漠之鄉烏語獸嗥之民文物典章本無可紀即有禮樂志其儀度聲音皆竊擬中華以飾固陋者被獮猴以文繡享斥鷃以鍾鼓幸而不裂毀躡躅耳無足觀也惟自石晉時割十六州以畀契丹迄至于宋竟不能復南渡以後盡喪淮北其屯戍扼塞之地畋漁榛鉢之期灤河募耕河間權院之制區分條折足爲後事法程曆象之法五代曆三變宋曆

八變。遼曆始終再變。金曆一變。自大定以後。則專用  
知微曆。定朔置閏時。有不同治曆明時者。所必稽  
焉。博雅君子多識旁觀。未可以忽之也。遼之強  
始於阿保機。繼以德光。遂長驅入中原。廢置天子金  
之強。始於阿骨打。繼以吳乞買。遂執二帝。遂康王立  
張邦昌。劉豫是爲。元入主中國之漸矣。修三史者  
之意。蓋欲以正統屬金。而以元承其後。故遼史略金  
史詳。不第以時代久近載籍全缺之故。且其叙完顏  
氏世系。一依魏收史法。想其君相所裁定。亦非史氏  
所得爲也。阿魯圖脫脫。雖云典領總裁。然阿魯圖對



順帝云臣素不讀漢人文書未解其義今者進呈萬  
幾之暇乞以備一覽脫脫平章軍國出董河工理兵  
政何暇及修史事皆寄空銜耳維時與纂修有文名  
者搗奚斯張起巖歐陽玄也或問搗奚斯修史以何  
爲本對曰有學問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與知史  
事而心術不正者不可與起巖習熟典故究心道學  
玄論撰守正不以口舌爭皆良史才也故其書敷覽  
質實每至上下冠屨之分死節叛逆之臣美刺勸懲  
尤所注意即金史所紀忠義傳昭昭然垂光史冊至  
如高守約宋宸九住馬驥完顏寓郭蝦蟆等當元兵

破金之時力戰死守誓不事二主所著錄者凡三十餘人皆博摭廣詢不嫌爲吠堯之桀犬真足以崇獎節義示勸方來矣海陵淫逆暴恣罪浮獨夫瓜州御幄之刃咸云快神人之憤迺元宜之倡禍札里海之自首史臣直以失刑濫賞爲恨即茲二事其與掩傅彤之節削陳泰之對者相去何遠也持論至此迺知宋儒之有功於世道揭奚斯謂心術不正不可與於史事者真格言矣

讀元史說

元一統天下開闢以來世運之一大變也其與國之廣人民之衆亦自古帝王所未有之天下也夫中國不可以一治治也故其制詔號令法度紀綱皆準古酌今俾當于人情協于時宜用以維乾坤於不毀而又廣徵名儒尊濂洛關閩之學以爲多士倡其一時措注燁然改觀百年間文治華風蒸蒸乎溢宇宙視遼金之際霄壤相懸矣厥後以任用匪人政刑日紊而束手失之其覆轍昭然可睹我太祖高皇帝御宇初年輒命儒臣纂脩元史越一歲告成

自古汗青之業。未有若是其敏者也。維特握管史官。如宋學士瀛王待制。禕皆卓負詞望者。豈不能做馬班之體。創突兀之觀。願奉高皇帝明諭。俾文辭勿致艱深。事跡務令明白。善惡瞭然在目。將來足示勸懲。倚與聖神獨見。真非世儒所能窺測矣。昔漢高帝謂陸生。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與我所以得之者。陸生第粗述存亡之徵而已。每奏一篇。未嘗不稱善。豈必有綺詞奧語。動九重之聽哉。先聖後聖。若合符節。故史臣所撰者。皆質實易曉。組織雕鏤之詞。屏而不用。所爲將順德意。啓沃聖心。一開卷而其益弘矣。

乃文士持論者。目元史爲爛朝報。夫今日之朝報。即  
它日之舊章。殷監在夏。周監在殷。史遷曰。述往事思  
來者。此史氏大指也。以百年事跡。而紀載至一百六  
十卷。一百三十萬六千餘字。似繁而不約。讀之難竟。  
然而國家所監。將在元矣。繁猶可以約。而裁務於約。  
則慮其軼也。故也。鹽茶馬賦。歛糧運諸法。詳其所產  
之地。與其經畧之規。多寡輕重。纖悉具列。且弁其沿  
革。歲月而紀之。兵制則宿衛鎮戍。捕獵急遞。刑法則  
大辟遣配。笞杖徒流。惟據事實言。雖名之曰兔園冊。  
城旦書。皆所不避。取其文義易解而已。夫考古可以

宜今徵往可以俟來元史一部我國家所以立綱陳紀因革損益邁古昔裕後昆者其大畧可覆而按故繁而不穢質而不俚藉令讀書萬卷而不讀元史亦未爲識時務之俊傑矣顧目之爲爛朝報夫今世覽載籍列縉紳者曷嘗束朝報於高閣而乃易其言至此耶抑其列傳中有卓然可喜者一人焉南宋時有一朱元晦而壬人群然攻之被以偽學之名元之世侮儒特甚列諸娼之下丐之上而儒學之名終不可貶彼之所侮者腐儒耳即隱逸傳中有清江杜本力辭徵辟貽書丞相曰合萬事爲一理合萬人爲一心

合千載爲一日。合四海爲一家。則可言制禮作樂而  
躋五帝三王之盛。真儒者有道之言也。夫斯人也。而  
生於元之世。又隱於元之世。其亦知禮樂之不可興  
耶。史臣摘而稱之。謂之知言可矣。蓋昔劉子玄論史  
多所評駁。觀者謂其工於彈射。情於自鑑。愚生闇淺。  
恐亦坐此病。而獨元史一評。竊附於從周之意云。